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枕上晨鐘 第四回 受污玷棄家遠出

詞曰：調寄《菩薩蠻》 一旦風波平地起，頓教骨肉輕於紙。讒口暗囂囂，殺人豈用刀。潔白受烏冤，卻將何處言？折柳柳堤邊，離人泣斷弦。

話說老夫人到小姐房中，細細的把話說了。小姐道：「孩兒與他幾年夫妻，深知他的心跡，洞悉他的品行，即平素我夫婦之間，彬彬有禮，言不及亂，豈肯幹那些無恥之事。總因他性剛口直，言語招禍，刁仁夫婦怪他，暗裡中傷唆聳父親，欲施調虎離山之計。豈料父親中其奸謀，視骨肉如仇敵，以奸奴為腹心。」正說間，倏然忽進房來，小姐怒極，把上項事，一一告訴了。倏然聽了，哈哈一笑，對老夫人道：「小婿素明禮義，守身如玉，焉肯做那些沒廉恥之事！只怕西子復生，亦難搖動，何況此蠢婦乎！若云私置產業，不瞞岳母說，小婿雖貧儒，然視財帛甚輕。即未有小舅之時，亦並無覬覦之心，今反肯去幹那昧心之事乎？衷腸可對天日者。至如題畫，則果是真。然係小鳳央我寫的，何嘗有心，即此詩亦非挑逗之淫詞也。總之，事起有因，怨有來由，奸奴視我為眼中之釘，故不顧廉恥，加我以污蔑之言，使白碧受玷、素纒遭淄。岳父既墮奸謀，自然不分皂白。在小婿今日亦不必辨其真偽，古云日久見人心，直待浮雲散盡之時，自能復睹明月耳。前小婿曾與令媛商議，原想告別歸宗，只因令媛不忍母女相離，故暫為住下。但小婿是個血性窮儒，何肯蒙此不白之名，復立於瓜田李下乎！只今夫婦便辭去，不是海口說琴書，半肩何地不可容身，硯田一畝，何計不能糊口！」說罷，即令小姐收拾起身。

當下夫人見倏然一番激烈，立意要去，又見小姐果然收拾起來，不覺淒然悲淚道：「你二人果然拋我去了，我五十餘歲之人，止生此一女，自幼至今，從不離我畔，即視女婿亦情同己子。若分離，叫我舉眼看何人？勢必肝腸寸斷。老頭子雖一時短見，然到底有我在，為何認真起來。依我說，還是忍耐些好。」說罷，抱住小姐，竟大哭。

倏然見此光景，自覺慘然，遂說道：「既如此，岳母亦不必過傷，小婿亦非無故作此孤情寡義之舉，忍心別去。但小婿若再赧顏，依然居此，是無氣骨之人了，況且日坐嫌疑之中，有許多不便。今岳母既捨不得令愛分離，小婿何忍言此，只今獨自辭去，天涯海角所不計也？」老夫人道：「一發不是了。獨行作客，風雨蕭條，有甚好處！況我女何辜，一旦棄之而去，令抱白頭之歎。」倏然道：「令愛知小婿心跡，我非薄倖輩，豈無故而作棄妻之舉，況與他何干。只因岳父輕信奸奴，顛倒顛倒，將來定有不測之事，若在此親見其敗，則我亦不得辭其責，故此暫離眼前耳。」夫人道：「你休如此說，我只是不叫你去，凡事看我之面，忍耐些罷。」說話之間，不覺天色已晚。夫人對小姐道：「我且過去，你且再慢慢勸他。」說罷，自去。

倏然暗付：「我若要明去，斷然不能，必須如此如此方妥。」遂對小姐道：「取杯茶來吃。」小姐即出房，叫丫鬟取茶。倏然即開箱，取了些盤纏，藏在身邊。卻好小姐叫丫鬟取了茶來，遂吃了兩杯，對小姐道：「今夜我在書房中睡去。」說罷，即到外面來了。遂把書籍收拾了些，又書律詩一首於壁上。

詩曰：

犬吠籬邊術未工，平生氣意渙長虹。
身心已屬浮雲外，人事皆從感慨中。
扼腕久慚王粲賦，臨風幾歎葉公龍。
飄然領略江山秀，肯為沽儒學送窮。

心上又轉念，只因丈人這幾句不明白的話，故一憤之氣，暫作飄然之舉。但何忍令小姐獨守空房，況他見我去後，定多傷感，不免認我為薄倖之徒矣！遂援筆又書一絕於壁。

三年結髮情何限，豈敢輕言王允風，
枳棘滿庭殊礙目，暫泊潔體作賓鴻。

寫完，收拾停當，吹燈就寢。次早起來，帶了原隨來的家僮兒，悄然出門而去。管門的只道姑爺有事出門，不敢詢問。

且說小姐一夜放心不下，到得天明，就著丫鬟到書房打聽。只見行李書籍俱無，姑爺不知去向，忙回房中回復小姐。小姐吃了一驚，急起身穿好衣裳，走到夫人房中說知。即與富公夫婦同至書房，果然空空如也。只見壁上題詩數行，小姐見了，即涓涓滴淚，大罵刑氏霽空造謗，離間人家！老夫人亦淚下，把富公數落個不住。富公至此，雖惱女婿，卻疼女兒，因再四勸慰道：「你且莫悲愁，他詩中之意，都是譏諷之語，無非惱我而去的，豈有飄然長去之理！絕句內又云，結髮情深，不敢效王允之風；又曰，暫作賓鴻，不過暫時作客，不久歸鄉的意思。然雖是這等說，料他也去不遠。你且歸房，待我著家人往他親戚家訪問，定要尋他回來便了。」當下夫人勸了小姐進去，遂吩咐家人，四下裡去親友家探問，俱說不來。小姐知道，越添愁悶，夫人委曲寬解，再令家人探。那時小鳳知道，暗裡也不知流了多少淚，明知是父母用的計，心中著實怨恨！這且不在話下。

且說刁仁夫婦，果然中了他計，弄了倏然出門，滿心歡喜。從此之後，毫無忌憚，終日間，一吹一唱，哄騙家主。富公的朋友，也有貧富不等，那富貴的，他也會奉承諂媚；那窮的，他便恣意輕薄，不存體面，所以人人惱恨他。可笑富公迷而不悟，實意愛他能事，那知道：大凡異巧壞法，都是這些能事的人做出來！若忠厚本分人，一生謹慎，不敢妄作妄為，雖是些能事的人，未免以庸才薄之，然而倒未至於壞事，貽累身家。譬如人在冰上走，膽量小的，不敢大步，只是挨著腳兒走。雖然走的慢，到得遲，然到底安安穩穩走了過去；那大膽的，仗著力量，比人跨大了些，滿心要走在人先，反見他常常跌倒。這種道理，顯而易見。只是人人不悟，所以愛的是能事的人！此時刁仁，也便恃了主人的寵愛，公然以能事自居，傲妄放肆，專一做那損人利己的事。三年之間，積蓄千金，他便越加驕張了。鄰舍街坊，叫他刁大叔、刁管事，他便心裡不愛，必要稱他刁老爺方才快活。所以起先人家惱的是刁仁，後來見他越發難看了，竟把腦刁仁的心腸，移在富公身上來了。這也不過道主人寵信豪奴，方敢放肆。所謂罪及家長，此亦人情之嘗也，怪不得他們。所以縉紳之家，不論出仕居鄉，第一要緊，須留心察訪家人。為主倘不嚴束，養成虎豹在山之勢，擇人就食，橫行閭里，獲罪親朋，而使怨聲載道，亦非美事。倘至敗轍覆轆之時，然後創治，卻已遲了！

閒話休提。刁仁在富家，倏忽三載，公子鶴仙已有三歲了。此時富公已蓄了個林泉之念，不願出仕了。不想有個姓祝的門生，現任翰林院編修，上了薦本，朝廷准了，將富公原官起用，著即赴京。富公不得已，收拾行裝，並不帶家眷，家中事，俱托老僕富方料理。（下缺）